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七二・集部・總集類

國朝文錄續編六十六卷附邁堂文畧四卷（更生齋文錄、頤綵堂文錄、韞山堂文錄、竹香齋文錄、養一齋文錄、鑑止水齋文錄、雀硯齋文錄、雕菰集文錄、崇百藥齋文錄、學福齋文錄、左海文錄、存吾文集錄、邃雅堂文錄）〔清〕李祖陶輯……………一

國朝文匯甲前集二十卷甲集六十卷乙集七十卷丙集三十卷丁集二十卷姓氏目錄一卷

（甲前集卷一至卷二十）〔清〕沈粹芬 黃 人等輯……………三五五

更生齋文錄引

更生齋集陽湖洪稚存先生著先生志節異人嘉慶四年
以上書三大老語言過蕙遺戍伊犁恭逢 聖主寬仁不
踰歲即赦回歸里此更生齋之所由名也所著有乾隆府
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又有補三國疆域志東晉疆域志十
六國疆域志等書然間觀其圖不過稍存崖畧視宜春張
氏之依天度以紀里者相距甚遠志亦不過斷爛帳簿訛
誤相仍且以圖較之往往相背知為隨手捃摭之作而非
精神專注之書也詩文分前後二集前為卷施閣集後為
更生齋集而兩集又各分甲乙乙集駢體甲集散體駢體
國朝文錄續編卷十一 更生齋文錄引

高雅似在陳其年吳穀人之上散文後集較勝前集蓋其
考辨也根據經史浩浩瀚瀚其為傳志也直抒胸臆磊磊
明明而紀錄近代名臣據耳目所及而綜核書之尤足補
國史家乘之所未備今錄其文為一卷知其文以人重而
人亦以文重矣

更生齋文錄

陽湖洪亮吉稚存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

與安西州守胡紀謨書

昨握別後出州城西北行九十里至白墩子宿墩旁地勢
高下沙磧中尚有廢城舊址土人居者亦不下數十家右
側有泉寬二十餘步土人呼為疏勒泉日用灌溉皆資之
余時即疑漢疏勒國在龜茲之西于闐之北較烏孫等國
更遠何得敦煌郡地即有疏勒泉連日車中無事取所攜
前後漢書西域傳及耿恭等傳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疏勒
城實非漢疏勒國所都之城但同名耳攷前漢書西域
傳疏勒國治疏勒城後漢書傳云疏勒國領戶二萬二千
勝兵三萬人于西域中為強國則都城內既有王又有疏
勒侯擊胡侯以訖左右譯長等官既不一加以居民勝兵
自不下數萬何以棄而不居反留空城為恭等二千人
所據若云與疏勒國眾同城則匈奴車師不僅圍恭等并
圍疏勒國君民矣匈奴既於城下擁絕澗水則一城之人
必皆大困恭即能穿井得水疏勒國眾又將何飲乎恭即
能責弩作食疏勒國眾又將何食乎且自圍城以及圍解
傳不涉及疏勒國一字明非疏勒國都城可知一也二則
地理遠近不合恭傳言恭為戍校尉屯金滿城謁者關寵

爲已校尉屯柳中金滿城卽今奇臺縣東之古城柳中卽唐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皆與今州西之疏勒泉近而與漢疏勒國城遠至二倍圖經古疏勒國去陝西有九千五百里古城在府西不及五百里二也三則日月遲速不合恭傳言肅宗建初元年正月秦彭等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自柳中至交河城一往一返及攻城之日至少亦須一月及車師降後乃分兵使范羌從山北迎恭又遇大雪丈餘卽至速亦必半月始達圍解之後且戰且行吏士又素饑困然恭傳云是年三月已至玉門則道里甚近必非自疏勒國至玉門可知三也又恭傳云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集

三

兵部善國在今沙州街西與三郡皆距今州西之泉密邇當日必就近徵發四也五則南北向背不合交河城卽今上魯番在雪山之北今疏勒泉亦在北山而疏勒國遠在雪山之南若恭果據疏勒國城則當使范羌從山南迎恭何得反從山北此又一顯證矣五也又與班超傳彼此情形不合超傳建初三年上疏言臣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自建初三年上溯至永平十七年方及五載校恭傳被圍之日正在永平十八年及建初元年且超傳言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寵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

卽疏勒

王使恭此時在疏勒國都城正可與超往來接應不慮勢孤而何以超傳旣言孤立無援恭傳又云孤城固守明二人必不同在一國可知況一疏勒城也豈有龜茲姑墨攻其一面匈奴車師又攻其一面而兩不相聞者乎且恭果在此城內是以喪敗之餘二三十人受四國迭攻恐亦無此理況鮑昱鄭衆上疏訟恭之功使圍城有四國正當張大其詞而何以一則言匈奴圍之歷旬不下一則言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皆僅言匈奴不及他國乎此又可準情酌理明爲必無之事矣至於疏勒國城而亦名爲疏勒國者此亦如上郡之有龜茲酒泉之有玉門或居其流人或徙彼降戶皆未可定總之此疏勒泉卽爲耿恭所守疏勒城旁之泉雖不敢懸斷而恭所守之疏勒城必非疏勒國都城則已萬無疑義矣前者坐次縱談知足下素留心輿地之學況此泉又近在足下州城之下用敢就便質之負罪遠行不克多攜書籍恐有窒礙處尙望足下有以教之

等閒發古人之覆豈惟讀書細心亦見隨地皆是學問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集

三

昆侖山釋

昆侖山卽天山也其首在西域山海經昆侖墟在西北河
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爾雅釋水云
河出昆侖墟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墟其高
二千五百餘里之類是也其尾在今肅州及西甯府漢書
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有弱水昆侖山祠郡國志臨羌有
昆侖山其地在今西甯塞外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
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
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
太平寰宇記並云昆侖山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是矣杜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錄

四

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
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
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悶摩黎山東
距長安五千里在今青海界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雖
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東北
去西甯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約千餘里山不極
峻而地勢甚高自查靈鄂靈二海子之西以漸而高登至
三百里始抵其下山脈自金沙江發源之犁石山蜿蜒東
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直抵嘉峪關東趨
大雪山至西甯邊東北達甘肅涼州以南大小諸山並黃

河南岸至西傾山抵河洮階諸州至四川松潘口諸山河
源其東而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概名之
爲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侖也蓋可知自賀諸木爾至葉
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縣延東北千五百里至嘉峪關
以迄西甯皆昆侖山也華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嶺山
或名于闐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
泉南山又有大昆侖小昆侖昆侖卽昆侖墟諸異名譯言
則名阿耨達山又云悶摩黎山又名騰七里塔又名麻瑯
刺山又名枯爾坤其實皆一山也善乎馬岌之言曰酒泉
南山卽昆侖之體明昆侖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縣亘漢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錄

五

致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昆侖障酒泉金城等郡界穆天子傳爾雅
以及史記漢書所言昆侖皆指今酒泉南山及臨羌大雪
山而言不遠迹至于闐葉爾羌以及先零燒當等境也禹
貢所言昆侖析支渠接亦當去雍州不遠昆侖國蓋因附
近昆侖山而名今考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蔥嶺之水分
流東西東爲河源禹之所謂昆侖山者是也是蔥嶺名昆
侖之證漢書張騫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爲昆侖山
此昆侖山卽指今于闐南山是于闐南山名昆侖之證唐
書吐蕃傳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
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是紫山名昆侖之證元史河源附

錄云吐蕃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亦名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七里塔卽昆侖也是大雪山名昆侖之證馬岌言酒泉南山爲昆侖之體是酒泉南山爲昆侖之證總之昆侖者人之首昆侖山者山之首亦地之首故以爲名河圖括地象云昆侖山爲地首是也今攷南山自西域至酒泉金城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爲昆侖此山逶迤至雍州境卽爲太乙終南諸山山名終南則塞外之南山至此已終也

此可謂放開眼孔矣惜前之人皆未聞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集

太

全秦藝文錄序

全秦藝文錄者吾友階州邢君澍官浙江長興縣時所著也長興於東南爲最繁君滋事數年刑清政簡乃以其暇裒輯宋會要及金石刻記等書又以關中自唐宋以來疊經兵燹昔賢述作淪佚者衆復以二年之力精心搜采爲全秦藝文錄一書始自三代迄於有明共若干卷脫稿後卽郵以示余余讀之歎其搜羅之廣博類例之嚴整大致仿歷史藝文志等書而參以近人朱檢討彙編紅籍考之例分別門類條舉遺佚而後知君不特能於其官卽著一書而其取材之博用心之審又如此也夫全秦爲天下之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集

七

不引河渭涇洛數大水以溉田三輔之鄭白渠廣通渠龍首渠甯夏之漢延渠唐來渠大河渠皆是他若漢中興安則引褒水漢水蘭州則引阿干水灘水甘州則引弱水羌谷水涼州則引谷水土彌干川水涇州則引涇水汧水安西則引南藉端水肅州則引呼蠶水等以是溝渠之在甘肅陝西境者不下數百然百餘年來故道湮廢水泉擁遏反足爲田畝之害者蓋十居其九焉地勢瘠而民氣愁職是故耳以君之學識官事之暇倘復能仿班氏志溝洫之例於關中渠瀆所在勒爲一書名全秦溝洫錄他日州縣長吏有能舉其職及實心爲民者案圖籍而疏濬之則有

國朝文錄續編

卷十 更生齋文錄

八

益於鄉里者又豈在元虞集京東水利明王恕漕河通志

等書下乎余又拭目俟之矣

二段絕不相蒙亦絕不回顧可謂落落高文

春秋時仲尼弟子皆忠於魯國弁善守師法論

春秋時惟孔子之徒皆忠於魯國哀公十五年傳仲由謂齊陳瓘善魯以待時子貢責公孫成以周公之孫而喪宗國其尤著矣又同師而學者至三千人卒未聞有起而相軋者其敬師如此待友又如此語云同志爲朋同學爲友洵可謂同志同學者也夫龐涓孫臏未嘗不共師也蘇秦張儀未嘗不共師也韓非李斯未嘗不共師也及各仕一國卽起而相軋幸則爲張儀不幸則爲孫臏尤不幸則爲韓非然此非數人之過學術不正之過耳當其學陰謀學縱橫捭闔之時殺機早已暗伏其乘間而輒發勢所必然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更生齋文錄

九

然豈特于同學之友然哉使其師尚在與共處一國共事功名亦必起而爲逢蒙之反刃是學術使之然也荀卿雖彼善於此然言性惡而以堯舜爲僞且又訾毀及于思孟子其心術已概可見夫心術者學術之源也心術不正而欲其學術之正不可得也學術不正而欲其徒之必無背其師不可得也然則使荀卿而果入秦能保李斯之必能相容乎曰必不能非僅必不能而已也亦必以所以待韓非者待其師不至于死而不止或曰何以見之曰卽觀其所以待韓非者見之矣夫斯非不知韓非有過人之材并材之十倍于己也其心悅誠服者亦未嘗不與待其師者

同也何以見之曰于非之死後見之方二世之時斯以丞
相爲趙高所間恐懼上書此時畢生之學術苟可以求免
者當無不用之矣然其書中惟兩引韓子之言一則曰慈
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云云二則曰布帛尋常庸人不
釋鍊金百鎰盜跖不搏云云未又云雖申韓復生不能加
也是斯之心悅誠服于非者何如然必殺之而後已者懼
其勝己也是卽逢蒙殺羿之意也是卽戎夷弟子忍死其
師之意也況荀卿之材又過于非而謂李斯之能容之乎
吾故曰心術不正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師弟亦不能
相保勢使然也烏乎安得仲尼之徒布滿斯世以救天下
國朝文錄續編卷十 更生齋文錄 十

之學術卽以正天下之心術乎若陳相之于許行其咎不
過見異思遷非有反戈之意此亦由陳良學周公孔子之
道學術本正故不至破敗決裂耳是則學術可不講哉
篤論非苛論而文法則極變化中間暢說諸人未只一
語繳轉本題

諱後通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陸鴻臚寺卿加三品
銜特贈光祿寺卿 賜祭葬胡君墓志銘

烏乎吾又何以銘吾友哉憶歲乙卯余方視貴州學政時
君以兵部郎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在銅仁軍營以賴直
屢與同輩閱余作書規之越月得君書遜謝若深有感於
余所言者自後不通音問者五歲迨己未十一月余以罪
謫戍伊犁道出甘陝值同歲生今四川布政使司楊君揆
同里今邠州知州莊君所並自漢中軍營回極道君近日
行事有人所不能及者云君從經畧額勒登保公贊畫軍
務屢以事件經畧顧能容之每日拔營必首跨一馬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更生齋文錄

十

與領兵節將偕節將或沿路逗留君必大聲叱之遇賊則
務當賊衝節將或前卻君必慷慨獨進怒目視節將節將
不敢不前至弁兵之不進者輒以馬策撻之以是屢得勝
仗回營後凡徑路曲折山谷奇險與糧運斷續兵弁或一
日二日不食以及雨零日炙器仗做敗衣履破碎猝遇賊
匪狡詭萬端出沒不定之狀又諸將若有功若者戰不
力若敢出賊前若僅尾賊後必一一與經畧言之經畧知
君不欺卽據案定賞罰將弁輕則褫責重則奏請行法以
是軍營之畏君也與畏經畧等然共憚其公正卒無以間
也夜臥不半刻卽燭治官文書凡屬章及繕寫皆出一手

辨色已出營促視諸帳中蓐食畢輒躍馬數步外以待
或大營中會語視將弁之異意不前者氣必凌出其上或
以持重說進君必叱之曰汝安知持重直逞撓耳且畏死
無過書生我不畏死汝轉畏死是不欲死於賊欲死於法
耳問者咋舌君不顧君時已得疾瘦骨立日食不及半升
自湖北軍營中須臾已畢白見者不知其爲五十歲人也
余不待二君語畢惕然起曰如是胡君死矣未幾余蒙赦
還又未幾而君計至烏乎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君庶無
愧乎按狀君諱時顯字行偕一字晴溪先世爲江西奉新
人五代時遠祖瓊官常州路刺史遂家武進安山鄉明禮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錄

七

部尙書謚忠安公潑其後也君爲忠安公十一世孫祖
俊父用嘉兩世皆封贈如君官君又嘗出嗣季父直隸高
陽縣知縣文英後季父有子君復歸大宗君少而穎異讀
書數行並下弱冠出試顧數屈於有司年二十二遊京師
至公鉅卿咸禮異之歲壬辰適 大兵進勦金川倉場侍
郎劉公秉恬奉 命辦理西路糧餉奏君自隨是時君已
從國子生考取膳錄遂馳驛偕往凡文移案牘無一不出
君手侍郎才之奏請給中書或國子監學正學錄銜得
旨賞給中書科中書職銜越歲侍郎又以君遇事奮勉入
奏 特旨遇缺補用及入都引見擢主事計君以軍功得

官由主事擢員外郎中皆在兵部三次京察一等賞擢選
廣東雷州府知府以親老乞留繼以隨大學士福康安貝
子勦湖南貴州紅苗功賞戴花翎以隨參贊額勒登保公
勦湖北教匪功賞給內閣侍讀學士銜嗣參贊以功授經
畧君又以隨經畧歷涉湖北川陝屢次奏捷功加三品銜
實授內閣侍讀學士尋擢鴻臚寺卿及以勞瘁卒又贈光
祿寺卿此君所歷官也君前復在軍營十數年勦川陝教
匪獨至五年日行走獲探鳥道人跡所不到之處饑未及
食渴未及飲夜枕未及貼中間雖屢荷 渥恩然究未嘗
一見 天子雖歷官九卿侍從卒未嘗一日得立於朝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錄

七

人或以爲君遇合之奇而余以爲君數之奇亦已至也烏
乎人生二十以內大都在長者膝下其得展尺寸之效爭
什帛之名者不過二十至五三十年內事耳此三十年
中君叠遭封君及兩繼母憂官兵部者不及十載餘則皆
短衣匹馬奔走勞苦之日也勦金川酋勦苗匪勦教匪其
間又嘗隨大學士福康安公一至安南國界經畫邊務凡
國家有征勦諸大事君無一不預遂至一人之身與軍
事相終始以迄窮老盡氣致命遂志乃獲已焉且又不止
於此方君之以主事入值軍機也

純皇帝悉君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諍忤人即日斥出要

人所以扼君者不遺餘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幾不留餘地焉卒至不安於位東西走軍營而其以公事抗貝子抗經畧者復如故也君亦可謂百折不變者矣君與人交不設城府亦不苟爲言語以悅人與余同官京師蹤跡亦不甚密然大節所在未嘗不交相勵余以此重之爲文移箋奏頃刻立成曲折如意同輩雖精思不能易一字也尤善畫官京邸日踵門求者不絕各轉出館閣諸公上君未卒前數月尙力疾條奏十事其請增隨征兵役口糧及令巡道稽查轄下營伍二事尤蒙 俞旨焉君生於乾隆八年以嘉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興安軍營年僅五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更生齋文錄 西

士有九有 旨照三品例 賜祭葬予之富四川涪州府經歷服闋以知縣陞用皆異數也君娶於楊爲同里山西壺關縣知縣楊君愛女前封恭人例晉淑人之富將以今年十二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銘曰

得官於西卒官於西君之遇奇朝入軍機又出軍機君之數奇雖然人皆以爲是而君獨非槐里之折東海兮君或庶幾我荷戈而出塞兮不獲殺賊君持刀而行陳兮乃屢克敵雞頭之關待君塞燕然之山待君勒生爲盡臣兮死毅魄烏乎君魂不歸僅歸骨魂待西川大功訖我知君心兮鐫墓碣

實事先從楊莊二君口中敍出可謂勢人中後歷敘生平筆力亦復奇縱○常州從古多勳士乾隆間尤繁夥此君亦其一

邵學士家傳

君諱晉涵字與柯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忠者爲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縣復改教諭父佳銳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爲教諭君所鍾愛攜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卽知六義四聲十二偏通五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乙酉舉于鄉辛卯舉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更生齋文錄 未
癸巳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上方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公統勳以君名首薦遂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咸安宮總裁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國史館提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南充教習庶吉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後

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聲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於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恒歸爲營冢穴以是秉恒不及視君含歛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其嚴憚之於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更生齋文錄 七

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爲空疎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空輿雖間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埠者非果於自用卽安于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迫我國家之興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閩徵君若據首爲之倡然與麥永璫聞也乾隆之初海宇又平已百餘年鴻偉倬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於惠君則讀其書於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

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即足以欲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

聖天子啟之下之即謂出於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君於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蕪淺遂別爲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於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爲卽今衡山釋草蘩莧葵爲卽今欽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急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義聚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更生齋文錄

六

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輒爲南都事畧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於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於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谷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唐黃處士宗義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目 皇朝大臣謚法錄軒日記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命校祕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板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沖和淵懿奧衍奇古

則又君之學爲之也君子 國史當有專傳今公子秉恒秉華等以亮吉尙足知君乞先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于詞館爲後進凡值校讎之役如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爲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

中間一段可爲 本朝儒術總序前後亦洋洋灑灑

國朝文錄續編

卷一

更生齋文錄

九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勲簿官閔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卧諸將并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扼要竄將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錄

三

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卧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并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昧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即率獍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日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窺覘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

則賊馬十倍于我甯得脫耶前一事余值 丙廷日 成親王爲言之後一事在 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

純皇帝末年和坤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坤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卧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俟

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

國朝文錄

卷一

更生齋文錄

三

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阿文成公薨其家不得具塋亦不求人作碑誌其孫那鐸堂制軍惟取歷年所奉 上諭及公所具奏疏編

次成書數十冊尋當得讀膚功 恩遇皆近古所無而遺行逸事見于他書及口相傳述者亦多使更有人搜輯亦可成一巨編矣

書劉文正遺事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 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有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大學士奉 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簞笠御大繭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還繫車轅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或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者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麩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吏生齋文錄

主

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解卽諭傳巡撫恭請 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踞轅外公怒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 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甯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再捐參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同公出使滿尚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卽命饒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料車無一在者又二

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止旁繫兩牛一車輿榮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輿稽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稽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詆詰因指二牛曰索養若數年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恆弱至此駝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橫藐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枉其慘肆荼毒及糜費 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屬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吏生齋文錄

主

縣登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摯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召對公屢主撤兵議

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

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天暑甚公適在三天中檢視諸皇子日課忽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澄懷園索肩輿即行馳到日已過午即時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債事溫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即對曰日前兵國朝文錄續編卷十更生齋文錄

三

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阿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

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即日回可也蓋公晚年

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即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綆斷即棄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忽聞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

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蓋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為大學

壬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甯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廷諍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為百姓哭矣亮吉敬釋二語

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盡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文正事因并及之文正前一事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在上

國朝文錄續編卷十更生齋文錄

三

書房行走之餘則同里貴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軍機最久以目所覩者為亮吉言用敢錄入焉

此真大人物讀之令人起敬文連類引伸中間插斷發議處尤善

書李恭勤遺事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
擇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

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

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沈幕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迓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德甚余延公入就寢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更生齋文錄

宗

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感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驛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入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莫

國朝文錄續編卷一 更生齋文錄

宗

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既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即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侈譫會不得飾輿馬衣服瑚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傾軛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譫一客成都將抵者新蒞任不爲置酒則人忍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烝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勉告曰本欲居人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譫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其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媼爲餽饌至十數斛咸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及見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北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饌饌余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即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具始歸徒苦儼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以填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 命視學貴州嘗道